



余創豪 chonghoyu@gmail.com

引言：特權階級的落幕，新時代的破曉

2026年3月，英國國會通過《上議院（世襲貴族）法案》，延續約七百年之久、讓血緣繼承與立法權力掛鉤的傳統，終於在二十一世紀壽終正寢。在此之前，英國上議院仍保留著九十二席世襲貴族。他們不是因為選票或者專業功績而得到議席，而是因為祖輩在幾世紀前獲封的爵位，他們便理所當然地坐擁審議國家法案的權柄。這場變革不僅是制度的更新，更是英國這座「憲法博物館」最後一具大型古董進入倉庫的儀式。

在法案通過前，英國在民主國家中幾乎是個異類。翻開全球地圖，除了英國，僅剩極少數國家仍保留類似的世襲代表制度，萊索托（Lesotho）是其中一個異數，這個非洲王國的參議院中，仍保留二十二名世襲酋長的席位。將英國與萊索托相提並論，對一個自詡民主典範的強國來說無疑是十分尷尬。

歷史的包袱：為何「修修補補」而非「砍掉重建」？

為何一個標榜民主鼻祖的國家，要等到2026年才徹底廢除這種在中世紀便已成形的特權？這根源於英國獨特的「進化式」政治基因。與許多國家透過斷頭台或政變建立的新秩序不同，英國的民主是靠長達數百年的「修補」而成的。

回溯1911年，英國通過《國會法》，首次削弱了上議院的權力，將其功能從「否決」降級為「延後」。1999年，時任首相布萊爾曾試圖全面驅逐世襲貴族，但面對強大的傳統阻力，最終只能達成一個妥協：暫時保留九十二席，這場「暫時」的妥協一拖就是二十七年。有趣的是，期間英國並沒有發生大規模反特權階級的示威抗議，更遑論流血事件。

相比之下，世界其他國家的民主進程往往伴隨著劇痛，現在的法蘭西是第五共和，法國的民主之路寫滿了鮮血。從1789年大革命後的雅各賓黨恐怖統治，到羅伯比爾將無數政敵送上斷頭台，再到殃及整個歐洲的拿破崙戰爭，法國在「砍掉重練」的過程中經歷了反覆的帝制復辟與革命，直到今天的第五共和才趨於穩定。南韓的憲政亦不是請客食飯那般和諧，1948年建國以來，南韓的政治史幾乎是一部「非正常更迭」史。從1961年的軍事政變、1980年的光州事件，到1987年六月民主運動，甚至到2024年底的戒嚴風波與頻繁的總統彈劾，南韓的民主是透過一次又一次的街頭衝突與極端的政治清算來換取的。

然而，英國人卻選擇了截然不同的路，他們寧願忍受低效率的「補丁」，也不願承擔撕裂社會的暴力風險。這種溫和的代價，就是進步緩慢；但其果實，則是社會基本秩序的驚人穩定。

民主的刺：世襲制與現代價值的衝突

但另一方面，這種溫和的延續，也讓英國民主體制中長期紮著一根「刺」，首先是性別平等與功績主義的問題。這九十二名世襲貴族幾乎清一色為男性，因為古代爵位繼承法大多排斥女性。當英國政府在推動職場平等、多元代表性時，國會的上議院卻依然是一個「老男俱樂部」。此外，當年輕一代被要求透過努力、競爭來獲取社會地位時，這群人僅憑「投胎」便能參與國家立法，無疑是對現代功績制度的最大諷刺。

由討論政策到具體執行，這些特權階級往往成為改革的阻礙。例如在環境保護、土地稅收改革等議題上，許多世襲貴族本身就是大地主，他們利用修正案與程序動議，頻頻拖延法案進度。在2024至2025年間，保守派貴族便多次對勞工權益與社會福利法案進行「阻撓性修法」，這種不具民意基礎的權力干預，被大眾視為以權謀私的制度性體現。

結語：深水區的考驗與漸進的智慧

廢除世襲貴族這一步雖然走得遲了，但走得穩。這項改革僅僅是序幕，接下來會有更多議題，例如是否將上議院改為全面民選？是否為貴族設定八十歲的強制退休限制？這些涉及更深層利益分配的「深水區」，才是真正的挑戰。

回顧這七百年的歷史，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溫和、甚至是有些遲鈍的改革模式，確實讓問題拖延了許久。它讓特權階級在民主時代多享受了幾百年紅利，也讓立法的公平性

長期受損。不過，與此同時，英國也避開了血腥與動盪。2026年的這場改革，或許是對「英式智慧」最好的詮釋：在尊重歷史的餘溫中，冷靜地親手將舊時代埋葬。

2026年三月

原載於台灣《國語日報》

[更多資訊](#)